



庚平兄：

今日得十九来信，十六日信终于未到，所以我不记任何地，但照信面所画以看了一信，不知何到否？因此另写一信，挂说事多校，冀两信有一信下到。

前日得郁蓬夫及遇安信，说雷子五刚由，似乎中大颇不满。又得中大要命会信，十五发，催我速往，吉子教授共我一人。然知吉是主任。微中作后，说一月底才可以就厦，或者休国已替我说明了。

我暂不做主任。只教事。

厦聘一日十五号试，周卷及等力就水等，恐至早矣，八九才何动身。我携先住安棧，以候何君刊情再定。

两地书·集注

〔厦门——广州〕

庄钟庆 庄明萱 编撰



厦门大学出版社

庄钟庆 庄明萱 编撰

两地书·集注

〔厦门—广州〕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地书》(厦门—广州)集注/庄钟庆,庄明萱编撰.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615-2902-7

I. 两… II. ①庄…②庄… III. 鲁迅书简-注释 IV. I2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6575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地址:厦门市集美石鼓路9号 邮编:361021)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9.25 插页:2

字数:385千字 印数:1~1000册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前言

经过多少年的努力,这个注本终于成书出版,实现了久蓄的那份心愿,甚感欣慰。这里想就编撰中考虑较多的几个事情,提出来说一说。

这个注本的书名,在拟定中,前后有个重要变动。前一段时间,随着有关资料涉猎的增多,我们愈越深切感到,鲁迅在厦门时期,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他在这个时期写作的《两地书》(厦门—广州),生动地纪录和反映当年的生活、工作状况和思想感情经历,具有相当重要价值。但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环境限制,有些紧要的事情不能明白写出来。加上年代相隔很远,许多人事风物,都早已淡化或变更,后人研习起来,自有不少难处。为当代读者计,应有个更具感性的注本。因此,“《两地书》(厦门—广州)详注”,即成为我们心目中最初的课题和书名。后来,在一次鲁迅专题研讨会上,我们报告了“详注”的课题与设想,与会专家和同行经讨论,建议把书名的“详注”改为“集注”,很有启发。觉得虽是一字之差,却使这个注本更具学理性和兼容性,便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定为正式出版的书名。

诚然,《两地书》注释,已有多种版本。现在再做起来,就不能没有一点新意和拓展。为此,我们即根据本书的具体情况,在几个地方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当中,最主要的是,在保留原有注释的同时,大量地增加了显示书中所蕴含重要内容的注释。经过前前后后的学习,在我们感受中,《两地书》的“厦门—广州”部分,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相当突出:

(一)纪录了作者在厦门—广州两地的生活、工作和感受。包括两地的大小环境,作者的工作进程、生活状况、社会活动、人事关系和种种

体验。

(二)对重大社会问题及个人生活道路的探索。包括对北伐进军的形势和发展,党派纷争的背景和实质,社会改革的目标和力量,文化联合战线的组成和指向,鲁迅面临几种生活道路的比较与选择,创作与教学的矛盾和应对策略,厦门与广州的比较和去留等问题的观测和探讨。

(三)反映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感情发展的重要历程。书中始终流淌着他们之间相互关爱、体贴、尊重和同调的感情。但也伴有惜别离思的漪涟,深沉探索的衷肠,遭遇种种风波的反响,更加勇于亲近前行的交流等。

我们正是围绕上列内容,在已有注释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多的条目,使之更具规模性,更富有独立本色。

采用集注式是这本书用心探索和尝试另一个重要地方。在编撰过程中,结合面对的诸多情况和问题,择取了以下几个做法:

(一)尽量汇入各个版本和各种来源的注释材料。根据我们的查阅和梳理,相关注释的主要资料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58年版《鲁迅全集·两地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两地书》,2005年版《鲁迅全集·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05年版《鲁迅全集·鲁迅日记》、《鲁迅全集·鲁迅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的《鲁迅年谱》。另有一些知情者的回忆性资料和学界新的研究成果。还有编撰者历年搜集的资料和新查阅到的文史资料。我们即按照集注的统一要求,经过选编,分别汇入注中。

(二)增设了集注式的体例。我们在沿用原有的体例之外,又根据相当部分注条出现了或可以有多种注释的情况,增设了集注式的体例,即在一个注条之下,有多种注释。采用了这样的体例,一般是先列出编撰者的注释;继而列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注释;最后列出带有资料性和成果性的注释。同一注条之下,标示注码,依次列注。

(三)对于已有注释出现的复杂现象,则分别不同情形加以处理。人民文学出版社三个不同年代版本的注释,条目集中且注文规范,是我们引用的主要版本。但在实际接触中,也遇到了复杂情况。这三个版本的注释,在同一条目之下,有的是完全相同的,有的是不同的,有的是大同小有差异。对此,我们分别作了这样的处理:凡属条目与注释相同

的,取最早的一个版本;注文有不同的,由近及远一并列出;注释稍有不同的,取写得更为完整的那个版本。经此梳理与建构,以期使注释更具有兼容性,体例更备有适应性。

相关资料的入注和引进,也是我们用力探索和尝试的一个很重要地方。在注本中,汇集了各个版本的注释,可以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最为核心资料的荟萃。同时,我们在新增加的条目中,又注入了较为详细的相关资料。如引用了有关北伐节节进展的消息,包括全国性及浙江、广东、福建的报道;鲁迅在厦大的人事关系、任课和授课、创作与学术研究、指导文艺青年;在校内国学馆、集美楼、映雪楼、群贤楼、同安楼、囊萤楼及到厦门市區、鼓浪嶼、集美学校活动等情况的资料。引用了许广平在广州的人事关系和亲属关系,在校的职务和职责,校务与社会活动;笔下所涉及的广东的工人群众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中山大学、省立一中、省立二中的校事;与鲁迅相互关心与倾谈等情况的资料。还有,在全书注释之后,增加了附录部分,收入16篇有参考性的文稿。其中有:许广平《厦门和广州》,陈漱渝《在大革命风暴中》,川岛《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陈梦韶《鲁迅在周会上演说有关“少读中国书”部分追记》,戴锡璋《鲁迅在集美学校讲演内容概要》,罗明《厦门大学地下党与鲁迅的关系》等。把上述各类相关资料汇集一起,分别加以处理,以期有助于还原当年的社会面貌和生活情景,便于从多个侧面去了解作品的内涵,并可藉此留住一些难得资料,增加注本的资料性和功能性。上述种种,既是我们着重探索和尝试的地方,也是我们追求的重要方面,或许可以说是这个注本的重要特色。

在注释过程中,我们也曾遇到各种问题,需要去认真思考,妥当处理。譬如说,关于本注的自主性与继承性问题,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两方面都有必要,关键是要立足科学,服务读者,扬其所长,构成一体。为了还当年的历史情景,当中也还原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或分歧性的人与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取材与落笔都严格限于彼时彼事,此后的发展变化,交由历史申明。注本所引用和附录的资料,其中一部分,因受诸多历史条件中的制约,在观点、提法、文字、编排、印刷等方面,都留有当年痕迹。为了尊重历史,也在引用或收录中保留原样,交由读者辨正。为了在注释中提供更多更详的

一些资料,力求在允许的条件下对注文进行变通处理。

这样的几种情况,甚感有相互交流之必要,谨此提出,略作说明,有祈广大读者和同行赐教。

编撰者

2008年4月于厦门大学海滨东区

《两地书》序言^[1]

这一本书，是这样地编起来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霁野，静农，丛芜三个人署名的信，说漱园于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病歿于北平同仁医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遗文，为他出一本纪念册，问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没有。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因为，首先，我是希望着他能够全愈的，虽然明知道他大约未必会好；其次，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却有时竟没有想到，也许将他的来信统统毁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写出来的信。

我的习惯，对于平常的信，是随复随毁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议论，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来。直到近三年，我才大烧毁了两次。

五年前，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常听到因为捕甲，从甲这里看见乙的信，于是捕乙，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于是连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然而我还是漫不经心，随随便便，待到一九三〇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的时候，我在弃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来潮，将朋友给我的信都毁掉了。这并非为了消灭“谋为不轨”的痕迹，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别人，是很无谓的，况且中国的衙门是谁都知道只要一碰着，就有多么的可怕。后来逃过了这一关，搬了寓，而信札又积起来，我又随随便便了。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西来，因此听说就在找我。自然罗，我只得又弃家出走，但这回是心血来潮得更加明白，当然先将所有信札完全烧掉了。

因为有过这样的两回事,所以一得到北平的来信,我就担心,怕大约未必有,但还是翻箱倒篋的寻了一通,果然无踪无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没有,我们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这也并非对于自己的东西特别看作宝贝,倒是因为那时时间很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过蔓在自身上,因此放下了。此后这些信又在枪炮的交叉火线下,躺了二三十天,也一点没有损失。其中虽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没有留心,早经遗失,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

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大家决不另眼相看,但若坐过牢监,到过战场,则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我们对于这些信,也正是这样。先前是一任他垫在箱子底下的,但现在一想起他曾经几乎要打官司,要遭炮火,就觉得他好像有些特别,有些可爱似的了。夏夜多蚊,不能静静的写字,我们便略照年月,将他编了起来,因地而分为三集,统名之曰《两地书》。

这是说:这一本书,在我们自己,一时是有意思的,但对于别人,却并不如此。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辞呢,我们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只是信笔写来,大背文律,活该进“文章病院”的居多。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而最坏的是我们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就不免糊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大抵成了梦呓了。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这样平凡的东西,别人大概是不会有,即有也未必存留的,而我们不然,这就只好谓之也是一种特色。

然而奇怪的是竟又会有一个书店愿意来印这一本书。要印,印去就是,这倒仍然可以随随便便,不过因此也就要和读者相见了,却使我又得加上两点声明在这里,以免误解。其一,是: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看近来书籍的广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不过我们的这书是不然的,其中并无革命气息。其二,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衍,口是心非的,即在每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糊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

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

还有一点，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

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就是漱园和柔石。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鲁迅。

北京

注释：

- [1]《两地书》全书分为三集，即第一集北京，第二集厦门—广州，第三集北平—上海。本篇既是全书的序言，也适用于第二集。最初印入1933年4月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的《两地书》，同年底又经作者收入《南腔北调集》。现特编入，以资参考。

目 录

前言

《两地书》序言

第二集 厦门—广州(集注)

三六	(3)
三七	(6)
三八	(11)
三九	(13)
四〇	(15)
四一	(17)
四二	(21)
四三	(26)
四四	(27)
四五	(29)
四六	(31)
四七	(35)
四八	(40)
四九	(44)
五〇	(47)
五一	(51)

五二	(55)
五三	(57)
五四	(60)
五五	(63)
五六	(67)
五七	(71)
五八	(75)
五九	(79)
六〇	(81)
六一	(85)
六二	(88)
六三	(91)
六四	(93)
六五	(94)
六六	(97)
六七	(99)
六八	(101)
六九	(104)
七〇	(107)
七一	(110)
七二	(112)
七三	(115)
七四	(119)
七五	(122)
七六	(125)
七七	(127)
七八	(130)
七九	(133)
八〇	(137)
八一	(138)
八二	(141)
八三	(145)

八四·····	(149)
八五·····	(152)
八六·····	(155)
八七·····	(158)
八八·····	(161)
八九·····	(163)
九〇·····	(165)
九一·····	(167)
九二·····	(169)
九三·····	(172)
九四·····	(175)
九五·····	(179)
九六·····	(184)
九七·····	(186)
九八·····	(188)
九九·····	(189)
一〇〇·····	(190)
一〇一·····	(192)
一〇二·····	(194)
一〇三·····	(196)
一〇四·····	(198)
一〇五·····	(200)
一〇六·····	(202)
一〇七·····	(205)
一〇八·····	(207)
一〇九·····	(208)
一一〇·····	(210)
一一一·····	(213)
一一二·····	(215)
一一三·····	(219)

附 录

广州和厦门·····	许广平(223)
在大革命的风暴中·····	陈漱渝(227)
北伐战争胜利声中鲁迅思想的新进展·····	庄钟庆(231)
与鲁迅的一席话·····	李叔珍(238)
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	川 岛(241)
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	俞 荻(250)
鲁迅师在厦门时期与我们的聚会·····	戴锡樟(257)
鲁迅在周会上演说有关“少读中国书”部分追记·····	陈梦韶(259)
鲁迅在集美学校讲演内容概要·····	戴锡樟(261)
厦门大学地下党与鲁迅的关系·····	罗 明(263)
集美停办与厦大风潮之再起·····	《福建青年》(265)
关于《波艇》和《鼓浪》·····	庄钟庆(266)
鲁迅在厦门的心灵旅程·····	陈天助(268)
鲁迅是这样走的·····	卓 治(273)
与鲁迅先生有关系的校舍·····	陈梦韶(276)
鲁迅在厦门活动简表·····	林宗熙 袁桂芬(284)
后 记·····	(294)

第二集 厦門——廣州（集注）

三六^[1]

广平兄：

我九月一日夜半上船，二日晨七时开，四日午后一时到厦门^[2]，一路无风，船很平稳，这里的话，我一字都不懂，只得暂到客寓^[3]，打电话给林语堂^[4]，他便来接，当晚即移入学校^[5]居住了。

我在船上时，看见后面有一只轮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着，我疑心就是“广大”。不知你在船中，可看见前面有一只船否？倘看见，那我所悬拟的便不错了。

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6]，白天虽暖——约八十七八度^[7]——夜却凉。四面几无人家，离市面约有十里，要静养倒好的。普通的东西，亦不易买^[8]。听差懒极，不会做事也不肯做事；邮政也懒极，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都不办事。

因为教员住室^[9]尚未造好（据说一月后可完工，但未必确），所以我暂住在一间很大的三层楼上^[10]，上下虽不便，眺望却佳。学校开课是二十日，还有许多日可闲。

我写此信时，你还在船上，但我当于明天发出，则你一到校，此信也就到了。你到校后，望即见告，那时再写较详细的情形罢，因为现在我初到，还不知什么。

迅

九月四日夜

注释：

[1] 这是鲁迅在厦门写给许广平最早的一封信，收入《两地书》中，编序三六。